

采访手记



“ 前面有一些想来了犛大钱的人,吃不了苦,丢下一句‘连命都保不住,给再多钱也不干’的话就不辞而别了,但不能因为畏惧就啥都不干了,有些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。”

——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、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西藏甲玛矿采项目职工

开在云端的格桑花

□ 本报通讯员 边均安 韩晓锁 刘强

“有没有漫步云端的感觉？”通往海拔 5312 米山顶的路上，颇有些浪漫情怀的刘会迎冷不丁问笔者。

由于严重缺氧，笔者气喘不已，头脑晕乎——略略望去，棉絮般的白云在脚下缓缓飘移，真如“腾云驾雾”一般。

7 月 21 日早晨，笔者跟随刘会迎来到国内最高的采矿点——海拔 5312 米的西藏甲玛矿采工程项目“南坑”露天采矿台。

甲玛矿采项目由中铁十七局集团二公司承建，刘会迎是该工程的项目经理。自 2009 年以来，刘会迎和他的团队就在这里工作。

在山上,有时会听不到心跳声

医学界划定,海拔 4000 米以上区域为“生命禁区”。科学家曾做过实验:一个人什么都不干,坐在这里所消耗的体力,与在平地负重 50 公斤行走消耗的体力是一样的。

而挑战禁区、超越自我,已经成为刘会迎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“先前有一些想来‘挣大钱’的人,吃不了苦,丢下一句‘连命都保不住,给再多钱也不干’的话就不辞而别了,但不能因为畏惧就啥都不干了,有些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。”说起选择留在高原,刘会迎显得很平静。

在高原,活着是第一位的。

寒冬时节,山上温度低至零下 37 摄氏度,皮肤一不小心碰在冰雪上,就会被粘住,着急抬手的话,胳膊会被撕下一块皮来。

有一次,工作累了,刘会迎躺在简易房里睡着了。不久就感觉有人在呼唤他。睁眼一看,所有人都围在他床前。

“至少 10 几秒钟没有听到你的心跳了,以为你死了!”同事说。

“在山上,有时会听不到心脏跳动声,那种感觉就像灵魂出窍一样。”说起这些故事,刘会迎像拉家常一样。

“不过,把高原的脾气摸透了,再大的事在我们看来都稀松平常了。我们一代一代的筑路人都不这么过来的吗?”刘会迎和同事都显得格外豁达和乐观。

有一年中秋节,海拔 5100 米的一处运矿通道堵塞了,刘会迎从旁边的通风井下去检修,然后顺着 3 公里的隧道走出来。

“在极度缺氧的隧道内,从来没有人敢穿行这么长的路程。”5 个小时后,全身被粉尘“覆盖”的刘会迎从隧道口爬了出来——那时,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。

下山打开手机,看到家人发来的信息:“母亲要来看你,劝不住;电话又打不通,此时母亲已经在火车上了。”

登,实际上也是对项目职工工作和生活的一种“体验”。一路走来,他们的生死经历、奋斗故事,他们的乐观、豁达、执著和自信,他们的恐惧、失落、无奈和伤感……让这些平凡的人、平凡的故事给我们最朴素却是最触及灵魂的感动。

“有些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。”刘会迎的这句话说出了项目职工的心声。他们来到或坚守高原的,或许

没什么豪言壮语,但是一旦承担起这份责任,他们就不抛弃、不放弃、不逃避、不懈怠,以一种坚定的信念,忠诚于他们的选择,热爱他们的岗位,无怨无悔。

如同千百年来坚守高原的格桑花一般,甲玛项目的职工同样守护着这片神奇的地方,也守护着自己的未来。

这辈子注定和高原有缘

上世纪 70 年代,中铁十七局集团的前身——铁道兵七师是第一支进驻青藏高原的筑路部队;2006 年 7 月通车的青藏铁路二期海拔最高点——唐古拉山口,正是他们承建的路段。如今,他们再度结缘高原。

“当兵在格尔木,两上青藏修铁路,如今在甲玛退休,我这辈子注定和高原有缘。”

在海拔 5100 米的露采作业平台,正在修理轮胎的焊工,52 岁的廖能文操着四川口音对笔者说。

在甲玛项目,像廖能文这样的老兵还有 12 人。焊工、司机、电工等脏、累、苦的活儿,大多是这些老兵在干。

刘会迎说,通往海拔 5312 米的路,当初就是这些“老兵”们开着推土机在悬崖峭壁上开辟出来的。

甲玛项目经过摸索和实践,建成了国内第一套采用电气化铁路的高原电力系统。

铁路运行起来,维修就成了头等大事。“接触网”、“直流电”等专业名词,让干了一半辈子生活用电维修的老谢懵了眼。

“厂家的人过来,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学,晚上躺在被窝里吭哧吭哧地记那些眼花缭乱的电路图。”

“年纪大了,不服老不行了!在高原上记性衰退得厉害,有时连孙子的小名都记不住了。但青藏高原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呀,如果有可能的话,我希望死后就葬在这里,下辈子还上高原!”说这话时,老谢的眼里泛着泪花。

比父辈站得更高

海拔 5312 米的南坑露采平台,俯视山底,云雪交错间,采矿机械来回穿梭,不在其中的人绝想不到云层之上,竟是如此一片繁忙景象。

在最高点,指挥这一派繁忙景象的项目工程部副部长、技术主管李鹏,只有 25 岁。

“赶紧采访我,我肯定给你爆料!”见到笔者,李鹏热

情地说。从早晨 7 点开始,李鹏要在这里度过 12 个小时。安排一天的工作、指挥车辆及人员、记录资料等等,是他一天的工作内容。

笔者发现,李鹏毛遂自荐“爆料”,无非是想多跟人说说话——在这里,站着太冷,走动时又喘不过气来;手机没信号,几乎没人可以交流。闲下来时,李鹏就把山上的美景一一收录进手机。飞沙走石,云蒸霞蔚,冰雪覆盖……这些都悄无声息地存进了手机的某一个角落。

“对面就是唐古拉山,那是我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现在,我比他们站得更高!”给朋友打电话时,这句话是李鹏少不了说的。

与李鹏敢于“登天”不同,31 岁的总工程师刘永红则是善于“钻地”的一把好手。

“也是被逼出来的,自己长得胖,上山下山太费劲,只能钻钻洞子了。”刘永红喜欢开玩笑。

“钻洞子”就是在洞内采矿。高原隧道,洞内的氧气浓度比外面更低,加上矿床的腐蚀和辐射气体、各种机械的尾气,洞内人员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。

2012 年春节,刘永红感觉腰部剧烈疼痛,在拉萨市检查后,确诊为肾结石。转到西安市一家医院做了手术——在肾和膀胱之间插了一根管子。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两个月,放不下工地的刘永红第二天就回到了工地。

“就跟我们采矿一样,肾里面的石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开采出来了。”逆境中,幽默是刘永红应对困难的法宝。

浪漫的事,顽强的花

这么恶劣的环境中,笔者竟然看到了一位女工——丁文凤,在山上已经待了 4 年多。

2011 年 12 月 20 日,丁文凤与同一年上山的党自敏在山脚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

“你们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?”笔者问。

两人相视一笑,党自敏回答:“到工区背后的山上散步。”

工区背后是一座 200 多米高的山头。艰难的攀登过程中,两口子说不完的情话消除了疲劳,实在累了,丁文凤就摘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花,不管什么颜色、形状,她都称它们叫“格桑花”。

格桑花是高原上最普通的一种野花,只生长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。“它们纤细渺小,看上去弱不禁风,可风愈狂,它身愈挺;雨愈打,它叶愈翠;太阳愈暴,它开得愈灿烂。”丁文凤说,待在高原上的人都喜欢它的品格。

(图版美术 书法标题 李法明)

“工会工作要解决两个问题:‘我是谁’和‘为了谁’,实打实地为职工着想”

林熙熙:突出一个“实”字

□ 本报记者 李元程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陈瑛



“一切为了职工。实打实地为职工服务。”林熙熙回答。

到工会 3 年多,让林熙熙“骄傲”的是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——基本上解决了有人办事、有钱办事。

“人的问题,工会干部的提拔任用在基层是比其他部门要缓慢,这是工会的特点,所以地方换届,我都下去跑,努力争取工会在地方常委有一席之地,同时反复向领导呼吁,在同样条件下,要用我们工会的干部。”

2013 年,漳州市总换届,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,这在漳州引起了“轰动”,此前还没有其他部门能做到这点,并且林熙熙争取市编办批准市总增加了一个工作部,设立了专职的经审委主任。

不仅如此,市总在漳州市开展“帮扶中心建设年”活动,大力推动乡镇帮扶中心进入政府便民服务中心,使乡镇工会的帮扶队伍成为“正

规军”。现在,漳州市县级以上帮扶中心已经全部转为政府事业单位编制,基本实现有机构、有编制、有人员,并全部实现财政全额拨款。

同时,把“困难职工帮扶中心”改名为“职工帮扶中心”,去掉“困难”两个字,在更大层面上,发挥了帮扶中心在扶贫济困、法律援助、医疗互助、就业援助等方面的作用。

今年,帮扶中心再次改名为“职工服务中心”。林熙熙说,这样一来,服务中心的对象、内容、质量都要升级,对工会要求更高,他们等于是自加压力。

林熙熙到任后,开始解决“钱”的问题。“也许是搞经济工作多年的缘故,我把重点、难点工作当成项目做,进行策划、跟踪、落实。”于是,2013 年全市地税代征工会经费收入 6625 万元,是 2009 年的 3 倍,漳州上缴工会经费增幅连续 5 年位居福建省第一。

林熙熙继续做工作,从前年起,漳州市

(包括市直单位)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部实行按工资总额的 2% 足额统一划拨工会经费,并列入财政预算。

“到哪个部门、哪个单位,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,问题抓住了,用心、用情、用力去做。”

林熙熙解释,“用心,讲大道理就是责任,在岗一天履职一天;用力,问题看清楚后,一定要锲而不舍。”

解决了人、财问题后,漳州市总工会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“物”上——解决开展活动场地问题。他们在规划着筹建县一级的工人文化宫,“到时候最繁华的地方都有工人文化宫,我们就把‘职工服务中心’设在那里,提高工会的影响力。”

以苦为乐的好人

“在一个单位,靠一个人是有限的。我坚信实实在在做事,不会吃亏。”林熙熙说。

漳州平原是福建第一大平原,素有闽南谷仓之称,“农业大市”工业发展缓慢,工会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难题。

市总工会在对企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,90% 以上的企业普遍存在用工短缺、招工难、员工流失率高等问题,“企业文化生活匮乏,无法满足员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,是主要原因之一。”在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上,林熙熙提出一些企业采取诸如举

办员工运动会、文艺晚会等方式来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,但由于文体娱乐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,举办这些活动,所起作用就很有限。这一议题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,今年以来,全市县级以上总工会主办、联办各类文体活动达 50 多场次,参与职工达 1 万余人。

林熙熙早已习惯了每天忙碌,在忙碌中,他得到的是成就感。同事夸他是“好人”、“超人”,他加了一句“苦命人”。“总想去做事,总是自讨苦吃。所以我的面相是一个苦相。”

“可是苦中甘来,就像是茶道,大红袍喝下去有点甘苦,可是回味无穷,好茶是要慢慢品味的。”林熙熙说,人生苦短,要去面对。每个人到这个世界就必须面对辛酸苦辣。

漳州人有一位引以骄傲的文学家——林语堂,在当地名茶白芽奇兰茶的包装上,就印着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广告——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,只要有一壶茶。

林熙熙很喜欢这句话:“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,只要有一壶茶。”他对记者重复了 3 遍,“很多事情,不是想办就能办成的,会收到很多限制,遇到很多困难。”听他这样说,记者接话:“觉得苦闷时,就喝一壶茶吧!”

林熙熙用黑黑的眼睛看了一眼记者,知己般深深点了一下头。

工人日报

WORKERS' DAILY

工会周刊

Trade Union

责任编辑:李元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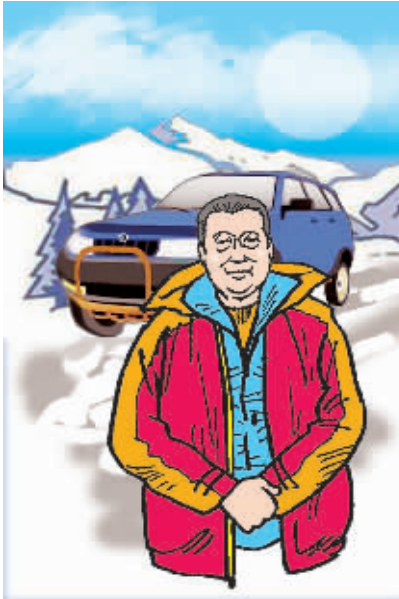
新闻热线:(010)84151093

E-mail:workersdaily@sohu.com

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为圆国产轿车梦

□ 本报记者 李元程 通讯员 姚金彪



2011 年北汽股份北京分公司决定生产国

有自主品牌越野车型 BJ40,设计院把一辆样车交给了厂家,由谁来负责把它变成生产线上

一辆又一辆成品呢?

这个重任落在了一位技术工人的肩上,

他叫刘会启,时年 40 岁。

刘会启是“老”维修工,高级技师,从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的 130 车型,到北京现代第一辆索纳塔轿车下线,再到北京汽车自主品牌绅宝的完美亮相,他都在其中。

为了了解新车的结构、性能,刘会启像外科医生一样,带着徒弟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,将样车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全部拆了下来;之后,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重新组装好,对新车的特点烂熟于心。之后,他开始主导设计排布整条生产线,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设计布置……仅在 BJ40 项目推进中,改善创新就多达 130 余项,使产品品质得到大幅提升。

2013 年 10 月 28 日,当天下午正在忙碌的刘会启接到紧急通知,销售公司急需 10 辆进藏车,必须今天装配完成。

这天正是老刘的生日,在家的妻子已准备好晚饭,做了几个老刘喜欢的小菜,可等到了晚上 9 点,早已习惯他加班加点的妻子,还是拨通了老刘的电话,才知道他又接到了紧急任务。这天刘会启一直忙碌到晚上 10 点多才回家,看着 10 辆装配完成的“小老虎”,他会心地笑了。这一天是 10 辆进藏车 BJ40 的生日,是他和他的爱车共同的生日。

俗话说“冬季不进藏”。西藏在 10 月气温达到零下 15 摄氏度,地冻天寒,路面多冰多雪,而且氧气稀薄很容易发生高原反应。作为 BJ40 技术负责人,刘会启毅然接受了任务,踏上西藏的征程,此时他的老父亲因为心肌梗塞正在 ICU 病房中急救。

“眼在天堂,身在地狱”。眼睛看到的每一处都是美景,可是头疼、心慌、气短、乏力、恶心、呼吸不畅……刘会启根本不顾不上欣赏景色,只要有时间,就坐下休息,减少任何不必要的运动,保存体力。行进到海拔 4000 多米的羊八井盆地,车辆突然脱离离合器故障,刘会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,钻进车下进行维修,那是早上 7 点钟的羊八井,天还黑着,打着手电筒,身体贴着冰冷

的地面,由于维修时间较长,使得老刘体力严重透支,眼冒金星,天旋地转。如果是日常维修还算轻松,但是在这里呼吸都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,故障排除后,刘会启差点被医务人员带走。

车队抵达当雄,已过不惑之年的刘会启,连续多天凌晨 3 点才躺下休息,老刘说:“不是不想睡,是实在睡不着,只要一躺下,就感觉胸闷、气短,站着就舒服多了,我也可以用这个时间做一天的总结,将我们这里的情况,汇报给公司领导。”进藏 15 天,刘会启的体重直降 10 多公斤。

困难中,刘会启一直在心中唱着一首由同事创作的歌曲《在路上》:在路上,承载着万

千的目光,身披着自主品牌的梦想,也曾失落,也曾迷茫,但心里依然坚强……

BJ40 自问世后,销售一直紧俏。刘会启也荣获首都劳动奖章的荣誉。

今年夏天,由于集团战略部署,BJ40 转到其他公司生产,7 月 8 日,第 5782 辆 BJ40 在北汽公司下线,就在这一天,刘会启又对该车型做了最后一项技术改进。

(漫画 法明)